

张天翼讽世喜剧小说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洋泾浜奇侠 (2)

题 记 (3)

一 到了上海 (6)

二 八字脚文化之子 (17)

三 女侠的飞泥丸子 (27)

四 收服厨子 (37)

五 拜见太极真人 (50)

六 太极真人的法力 (59)

七 救国捷径 (67)

八 恋爱不忘正道 (73)

九 疏财仗义的秘诀 (89)

十 奇侠与新道德 (100)

十一 失 恋 (109)

十二 活神仙现原形 (115)

十三 十三妹 (125)

十四 飞剑杀敌 (134)

温柔制造者 (151)

蜜味的夜 (168)

夏 夜 梦 (191)

春 风——写给石青 (215)

蜜 月 生 活 (251)

一 新郎和新娘 (251)

二 洞 房	(252)
三 来宾的礼物	(254)
四 三 朝	(256)
五 筹备宴客	(259)
六 项 圈	(260)
稀松的恋爱故事	(264)
公园,猪股癩糖	(266)
电影	(269)
Picnic	(270)
恋爱减“灵”的一些事	(273)
略去的一些叙述及日记,统计,等等	(274)
煞尾	(275)
侣 伴	(277)
巧格力	(295)



洋泾浜奇俠

~~~~~



## 题 记

大孩子先生们，这个小册子里的故事是为你们讲的。

我要是说：“从前有个国王……”或者“从前有个妖怪……”你就得摇摇头不要听：嗨，别人这么大了，还听这些故事！

真的，你们已经长大了许多，什么阿拉定的灯呀，一个丘八大爷的洋火盒呀，听来真不起劲了。你们现在爱听的是冒险故事，剑侠故事。哈，尤其是剑侠的，“冒险”到底是洋货：外国人要找一块地方来发洋财，这才去干这一手的。至于剑侠呢——外国当然也有。可是他们只会硬碰硬比剑：顶多像达特安那样——一个人能够对付十来个，就算是顶刮刮的了。飞檐走壁他们办不到。一纵身就跳上万丈高山——他们也不会。要口吐飞剑，“白光一道，人头落地”，那——谈都不要谈起！

真的，中国剑侠的本领确实了不起。你们当然很知道的：你们看过许多画着剑侠的连环图画，看过《七侠五义》，《小五义》，《七剑十三侠》，《七剑八侠》，《江南 n 大侠》，等等。

于是你们看得着了迷。前几年竟有两个小孩子悄悄地离开家里，要到峨嵋山去求道。

大人们也有看了剑侠小说着了迷的。不过他们没有丢了妻子儿女要到什么地方去求道，因为大人们比小孩子到底老成些。他们只不过在脑子里瞎想想，在嘴巴里空谈谈就算了。剑侠这行生意原真是太渺茫的，谁都不知道打哪里学起。

不要说学，就连看都看不到。我们所有的朋友熟人里面，没

有一个是当剑侠的。谁也没看见过剑侠。不然的话，瞧着连环图上那些人物——一个个都打扮得像戏台上的武生一样，在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楼上飞来飞去，倒挺好玩的。

大家都听说峨嵋山上有剑仙。可是峨嵋山住着的老百姓，以为剑仙们总该躲在紫金山，或者汤山，或者昆山。

可是有一些人在旁边暗自好笑。他们着实比剑仙重要得多，我们说了老半天——竟忘记提到他们。他们是剑侠们的妈妈，剑侠是打他们肚子里生出来的。他们闭着眼想了会儿，（也许连想都不用想，）就笑嘻嘻地生出个了不起的剑侠来。捧着到书摊子老板那里拿稿费。这当然是说的现在。至于那些前辈，那些讲剑侠故事的开山老祖，可没有稿费拿，只是写出来给他们自己这班人开开心就是了。

他们自己这班人——是小说里的所谓“员外”，或者是“员外”出身。他们生活里总遇得到一些别扭：有时候吃不成一碗安稳饭，有时候要吃点眼前亏——给揩了点油去。王法虽然有，可是也有皇帝管不周到的地方。于是他们幻想一个大本领的人出来帮他们，人类办不到的事——那个古怪人都办得到。他有着员外们的那样道德，知道礼数，知道员外们的身份。他们辅佐皇帝手下人——像包公彭公之类，把江山弄得稳稳当当，消灭了那些歹人，让员外们舒舒服服过活。

这还不算。那位有大本领的人并且十二分大方，一有事就飞了过来——替你帮忙，替你出力，不用花你半个镞子。你即使甘愿送他——他也不要。这实在比张龙赵虎那些官差好得多。

这些故事越讲就越有进步。要单是剑侠把歹人杀个落花流水，一辈子也没碰见过一个强硬点的对手，看来也有点单调。于是在歹人们里面捧出个“邪道”剑客来，跟“正道”斗法。起先是飞檐走壁。后来又进步到口吐飞剑。结果——当然一猜就知

道，员外们的“正道”得了胜。即使胜不了，也可以去请教那些“正派”神仙的，因为神仙也是帮真命天子跟他们这些员外们的。一些跟员外有同样想头的，或者受了员外教育的脚色，讲着这些故事，听着这些故事，都眉飞色舞的：大快人心，真是！

他们之中还有个把呢——做人就老实些，竟动手动脚要替自己跟自己这团人挣扎一下。他自己想当个剑侠。于是他……

我这小册子里要说的正是这么一个人。在这里——我想要交代我们那位英雄为什么要去学那个古怪行业，他怎样去学，学好了要干些什么事。

（有谁立志要当剑侠的——就请不要嫌弃罢：这本小册子里也许可以说贡献了一点儿“剑侠养成法”，看了这个，跟学写小说的人在《小说作法》那些书里得到的好处是一样的。）

可是我这个故事没说得圆到：叫你看不明白这许多意思。要不然——我干么要啰嗦这么一大通来麻烦你们呢？

这就算是序。

作者一九三六年四月

## 一 到了上海

睡着的城市。静静的夜。

突然——轰隆！

炮响！

炮弹划过黑色的空气，像吹哨子似地叫着。接着——哗啦！

××兵工厂里炸开了一个大窟窿。这是太阳牌的炮弹。

接着第二炮。步枪响。第三炮。第四炮。第五炮。

睡着的人跳了起来：

“怎么！……”

“又是什么实弹演习吧。”

“不像。”

“老是实弹演习！”

“听！”

有人在叫喊。屠杀已经开始。

“××鬼子呀！”

“咱们的兵干么的？”

可是××完了！

这消息马上传开了去。每个角落里都抽痉似地震动了起来。墙上贴满了壁报。街上叫着“号外！号外！”空气里荡着紧张的谈话。

“马上就得打到天津！”

“北平也有点儿别扭哩。”

“跟鬼子干一家伙!”

“大乱子就来了!”

“干么要退兵?”

世界像一根拉得紧紧的橡皮带，稍为碰一下，就得嗒的一声断了的。

“迟早总得有这么一手的。”

“咱们民族得找自己的出路!”

学生子又活动了起来：拿着旗子在东单牌楼走着，喊着。街上的人觉得这回的学生子比往日有点不同：这回的事是连自己也有点关系的。

“好家伙!”

“大家干呀!”

有些人在跑来跑去打听消息：

“究竟这儿北平要紧不要紧?”

“说不定。”

“我想搬回南方去。银行里提款还提得出吧?”

他们都轻轻地谈着，仿佛声音一大了点儿就得给鬼子兵听了去似的。他们呼吸得怪费劲的：空气是早已经凝得像浆糊那么厚了。

“史伯翁，你听见的消息如何?”

“靠不住。走为上策。”

“极是极是。我还去到银行方面听听消息看。”

银行里忙着对付存户提款。拍卖行一天总得到两打人家里去估价那些带不走的笨重的家具。车站里来着电话，来着慌张的脸嘴，要定头二等的卧车铺位。

“好了，都弄停当了。”

于是许多车辆从前门拥出来，停到东车站西车站门口，卸下

肚子里的东西：太太，姨太太，铺盖，蜜枣匣子，老爷，小姐，皮箱，少爷，狮子猫，罐头饼干，男人用人，藤包。

一坐到洗澡堂子似的卧车里，就透过一口气来。

“这放心了。”

“可是天津呢？说不定天津闹了乱子，那可糟糕。”

坐定了的人抽着烟，静静地瞧着别人挤上车。搬运夫给皮箱什么的压得歪着脑袋，吃力地喊着：

“借光，借光！”

搬运夫后面紧跟着那些皮箱什么的主人，焦急地四面瞧着只要两条腿稍为一停，后面的铺盖就冲到自己的脖子上。

“借光借光！”

“快，快，车要开了！”

谁都找好了自己定的铺位，安静地等着开车，大家就都拔起一双八字脚，踱出卧车那扇小门，在过道里走着。谁也得在这车上遇见个把朋友的。

“史伯翁！”

“喔，刘六先生！”

“请进来坐坐。”

那位留着三四根胡子的所谓史伯翁跨进一扇小门。

“到上海么？”刘六先生一面在个绿色洋铁罐子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给那位史伯翁。

史伯翁点点脑袋，把那支烟卷塞到嘴里，去凑刘六先生手里的火。

“宝眷呢？”刘六先生又问。

那个赶快抽了几口烟，把烟拔出了嘴，让嘴来答话：

“都一同来了。”

这卧车厢里除了刘六先生还有一位四十上下的胖子，一个劲

儿微笑着瞧着史伯翁。刘六先生瞧了那胖子一眼，就觉得自己还得做一件事：

“你们二位见过么？……这位是史伯翁，史伯襄先生。这位是……”

“久仰久仰，”那位胖子抢似地说。“史伯翁在北京住了很久吧？”

“甲辰，乙巳……唔，差不多三十年。”

大家忽然给震得一摇，火车就动了起来。

史伯襄老先生抽烟，可是烟熄掉了火。

“大世兄也一同来了么？”刘六先生嘴里问史伯襄老先生，眼向各处找着，像在找那位大世兄。他找到铺位下面，找到地上，又拿手去掏口袋。

“唔，也一同来了。”

刘六先生找到了一盒火柴给史伯襄老先生点火，眼对着那位胖子：

“史伯翁那位大世兄武功很好。他是……他是……叫做什么派的，有一个派名。是不是少林派？”

那位史伯翁微笑一下：

“我也弄不清楚那些名目。他是——叫做什么内功吧？”

“现在还天天练么？”

“他爱玩那么一套，我也不大管他。他好像在那里运什么气。胡闹，简直是！”

那位胖子把个肚子挺了起来，大声地告诉史伯翁：武功里面顶了不起的是运气这步功夫。

甘凤池就是运气的，甘凤池！他声音提得很高：他怕火车的响声掩住了他的话。“只要肯用功，没有练不好的。令郎有没有拜师傅？”

史伯襄老先生张一张嘴要答，可是胖子又抢着问了下去：

“令郎台甫是什么？”

“兆昌。不吉之兆的兆。昌……昌……昌是——没有女傍的。”

“让我们见一见好不好？”

那位胖子似乎对这些事怪内行的。史伯襄老先生在那张肿了似的肥脸上盯了一眼，就踱出去到自己卧车间里把他大儿子史兆昌叫了来。

史兆昌比他爸爸高上半个脑袋。大概二十五六岁。眼角往上翘，像一个戏子。脸红红的。有点胖。胸部挺发达，可是他拚命把胸部吸进，让背驼着。

这年轻人对刘六先生和胖子作一个揖，坐到铺位上，背就更驼了。

胖子把眼盯着史兆昌：

“世兄近来练什么功夫？”

“形意拳。”

“练得久了吧。”

“半年，”史兆昌接着刘六先生给他烟卷。“这倒还不怎么难。老师说的，练功夫全靠天生的有根底，不然是，怎么用功也练不好的。这话挺有道理。”

胖子点头。他又想问内功练得怎样，可是他弄不明白形意拳到底算是外功，还是内功。他瞧瞧窗外：野景在向后面飞去。他自言自语地：

“内功很要紧。”

史兆昌一震：唔，这胖子说不定懂得一手两手！他试探地说：

“我也练着运气的功夫。”

胖子回过脸来，把肚子挺一挺，又大声地说到甘凤池：

“气功练得到甘凤池那样就好了。甘凤池真是了不起的。譬如……譬如……”

他先瞧瞧大家有没有在听他，然后说了一件甘凤池的事。

“甘凤池在雍正皇帝面前，试过本事的：他拿一根丝线……一根头发……一根……一根丝线……唔，是一根丝线……”

不错，是一根丝线。他说这根丝线有十五丈长。他说甘凤池拿着这根丝线，运一运气，他把肚子又挺一挺，他说丝线就竖了起来，像一根笔直的竹竿——十五丈长。

“这还不算，”胖子站起来，打着手势。“在那丝线的顶上面，就是十五丈高的上面，丝线上面，还拿一个五千斤重金元宝放上去。呵，这功夫！”

史兆昌拍拍烟灰问：

“五千斤的金元宝？”

“是呀。是雍正皇帝的。然而——”这里忽然胖子改成了心平气和的声气，屁股也坐了下去。“然而还不算什么。后来甘凤池叫雍正皇帝所有的力士来，叫他们用力拉那根丝线。就有五百个力士来拉。……”

当然是拉不动。于是那位胖子胜利地微笑起来。

史兆昌长长地吹了口气，一肺的烟向胖子脸上喷了过去。这口烟吹得有几分用力，他就瞧瞧对面那张胖脸——看那张脸给他的烟打得在发疼没有。

可是胖子满不在乎，又挺起肚子说了个运气的故事。……

史伯襄老先生可和刘六先生谈到了时局。

“上海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哩。”

“那不会有什么，”刘六先生放心地。

史伯襄老先生扔掉了手里的烟屁股，又从绿色洋铁盒子里掏

出一支。他叠着腿子，背靠到壁上，这么把自己坐得很舒服之后，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

“中国人真是不争气！你看，自从……自从自从……自从这个……”

刘六先生似乎想不到别人一下子会发感慨，他愣了一会儿才知道别人所谈到的题目。

“是呀，”刘六先生瞧了史伯襄老先生一眼，把眼睛移到一个小藤包上面。“这回再那么醉生梦死可就真要亡国了。所谓……所谓……然而……但是像是……大家都觉得这个国不是自己的。”

那个也会心地微笑一下：

“你我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。白拚命是没有用的。我们还是……倒是……唔，明哲保身。而且……而且……”

突然他儿子兴奋地叫：

“不对不对！”

史伯襄老先生吓了一跳，就“而且”住了。

可是那位胖子很安静地说：

“我当然比你知呀。”

唔，他们俩在争论什么。

史兆昌红着脸往下说：

“有剑术的人比普通侠客要厉害得多。吕四娘当然是剑客，是剑仙，她是……假如她是个普通侠客，她可杀不了雍正。她是吐剑杀了雍正的。”

“你记错了，”胖子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在咬着“吕四娘的本领是飞檐走壁，不会吐剑。她是个侠客，不是剑客。”

“哪里！我看见书上……”

“我当然比你明白呀，”打着手势叫别人别嚷。“我当然比你懂得清楚些。吕四娘的事我最明白。吕四娘同我还有点亲戚关

系哩。”

史兆昌的心一跳，张大了眼盯着胖子。

胖子用手拍自己的膝头，发音很正确地说出那亲戚关系：

“吕四娘的嫡堂侄儿的表侄的曾外孙女婿，是我一个族兄的舅公公的一个内侄的连襟的姑表兄弟。所以我最明白吕四娘的事。她并不是剑仙。”

“要是剑仙，那就得更……”

“剑仙当然更厉害，”胖子搓搓手。

“总得学到这一地步才不冤枉做一辈子人，”史兆昌瞧着窗子。“做剑仙是非学道术不可的。”

史伯襄老先生插了进来：

“这可得要有宿根的人才行，你配么？”

那年轻人横了他爸爸一眼，咽下一口唾沫。

刘六先生把手搁在那年轻人肩上：

“你看那些……”

史兆昌全身有点发热。他心跳得很响，差点儿没震碎了胸膛。

“没武功救不了中国，”他说得有点气喘。“只要一个！……还怕鬼子么？——……剑术是非练不可！”

史伯襄老先生可记起吕纯祖降乩坛说的那些话：中国亡不了，有个救国的大英雄已经长大，马上得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来。

这大英雄是不是他的大儿子史兆昌？

他没这么想。要是这大英雄真出在他家里，他希望这大英雄是他第二个儿子史兆武——这小子倒有宿根。他不大关心大儿子。

史兆昌瞧了他爸爸一眼，使劲地把手里的烟卷往洋铁痰盂里

一摔。他知道那老头不大相信他大儿子。自从继母生了兆武，这大儿子马上就成了个可有可无的人。老头觉得大儿子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出息。可是史兆昌对自己的前途当然比那糊涂老头明白得多。

“哼，瞧着罢！”

他又瞧瞧他爸爸。他爸爸掏出一块折成长方形的手绢，用种满不在乎的劲儿揩着嘴上那三四根胡子。自从讨了继母之后，这爸爸的脸子忽然变成了讨厌样子：嗯，瞧瞧他那邪里邪气的眼睛！

这是入了魔道，这是！其实这老头儿人倒是挺好的。可是爷儿俩一回到自己的卧车间里，老头儿就教训史兆昌：一个人总别自己夸口。

“夸口是不会长进的。”

“我可夸过口了么？”史兆时眼睛不对着爸爸。

“譬如刚才你在刘六先生那边……”

“一个人总要有志气，”儿子大声说。“说自个儿的志气可不是夸口。”

史伯襄老先生愣了会儿。

“志气……”老头反着手嘟哝着。

“爸爸，您别老跟我闹别扭，我知道您是……呵，不说了罢。”

“怎么？”声调怪和气起来。

“二弟那么昏天黑地的您倒不教训教训他。”

“你二弟是正交着懵懂运，我有什么办法。”

“呵，懵懂运，”儿子笑了一下。

老头儿就只相信二弟。八字先生说二弟十六岁会当师长，老头儿就把二弟当太岁看。